

演 唱 材 料

大除害

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演 唱 材 料

大 除 害

*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(南昌市三緯路11号)

(江西省书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号)
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江西分店发行

*

书号: 0897

开本: 787×1092 1/32·印張: 15/16·字数: 20,000

1958年2月第一版

1958年3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

印数: 1:578—2,595

統一书号: T 10110·127

定价: (6) — 角

演唱材料

大 除 害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

录

除四害(街头剧)	三 山(3)
打财神(相声)	李虎臣、朱亮成、李良建(8)
大除害(滑稽活报剧)	大 刚、少 陵(19)

(街頭劇)

除 四 害

三 山

剧中人物：

解放軍一人

工 人一人

农 民一人

干 部(女)一人

居民王大妈(五十来岁)

老鼠(小花臉)

蒼蠅

蚊子

麻雀(可用女扮)

(老鼠、麻雀、蒼蠅、蚊子上場，至台口亮相)

老鼠：(念扑灯蛾)：

俺老鼠生來性狡詐，性狡詐；

夜間行走快如馬，快如馬；

專咬衣帽吃魚肉，吃魚肉；

四处还把(鑼鼓扎斷)細菌撒。

我乃老鼠是也！想我白天藏在洞穴之內，修性養神；到夜間就四处尋找食物，見到那大塊的魚肉，先行飽吃一頓，好不快活。倘若高起興來就將人們的衣帽咬破，再四处撒些鼠疫細菌，弄得他們一个个死去活來，多么有趣！咳！只是近几天來，人們四处搞起除四害運動，又裝夾板，又堵洞穴，我的同伴已死了不少，我也險遭不測，幸喜逃得性命，眼看后面又有人追得來了，這叫我那里去躲？那里去藏？(作焦急狀)有了，待我等候麻雀、蒼蠅、蚊子到來，再作商議。(背台)(麻雀、

蚊子、蒼蠅在內同叫)弟兄們! 逃啊!

(同唱倒板) 幸喜得逃脫了人們追趕,

(急急風, 众害同作惊慌狀上場)

一刹時跑得我大氣難喘。

麻雀: (唱) 小麻雀險些兒命喪黃泉,

蒼蠅: (唱) 我蒼蠅在拍下逃得性命,

蚊子: (唱) 滴滴涕打得我頭昏眼花,

众害: (同唱) 快找我鼠大哥細說分明。

(鑼鼓收尾, 众害至台口站定)

麻雀: 二位請了!

蒼蠅、蚊子: 請了!

麻雀: 想我麻雀一向嬌生慣養, 住在人家高簷之上, 飛在這自由廣闊天空, 吃的盡是農民種的庄稼糧米, 好不逍遙自在。可是近幾天來, 人們的汽槍、彈子, 無時不在傷害于我, 更可恨的是那班小孩, 一到黑夜, 就用梯子爬上屋頂, 直搗我的老巢, 我的同伴被他們一一擄去, 我喜得逃得性命, 却也無處安身。天哪! 似這般不安靜的日子, 真令人難過呀! 難過!!

蒼蠅: 麻雀老姐! 你休要提起, 我比你的遭遇更慘啊!

蚊子、麻雀: 蒼蠅兄! 你有何遭遇, 快快講來!

蒼蠅: 二位听了!

(唱) 我蒼蠅生得肥又胖,

菜碗內歇脚廁所里藏,

吃的是魚和肉還有尿糞,

傳染疾病是我的本行。

昨日里藏至在蒸籠之上,

一小孩用紗拍把我來傷,

幸好是逃得快飛出屋外,

！……
傷了我一條腿好不心傷！

蚊子：二位呀！

（唱）二位休要再嘮叨，

（主工工）听我蚊子把話表：

自幼生來玲瓏乖巧，

專喝人血还把刺挑。

我渾身上下帶着病菌，

瘧疾、腦炎任我傳播，

人們得下這凶惡病，

方知我蚊子本領高。

自從運動大開展，

我心驚肉跳好不心焦，

滴滴涕打得我皮開肉綻，

險些兒把我的老命送掉。

麻雀、蒼蠅：如此看來，你我終有一日性命不保，這這……如何是好？（麻雀、蒼蠅、蚊子同作急狀）

麻雀：有了，二位休要焦急，我等不妨且找老鼠大哥商議，想它生性奸滑，鬼計多端，定有良計在懷，二位意下如何？

蒼蠅、蚊子：（大喜）如此就依麻雀姐姐。

众害：老鼠大哥那里，老鼠大哥快來！（老鼠轉過身來）

老鼠：我來也！

啊！三位！你等這般時候才來，害我等的好苦。

麻雀：鼠大哥！如今人們搞起除四害運動，我等性命早晚不保，想大哥才高智廣，還要請你出一個主意才好。

老鼠：事到如今，我也束手無策，這……（作思索狀）有了，想我家間壁王大媽家里，人手甚少，除四害工作不太徹底，倒是一個避難之所，我等不妨去到那里藏躲一時，你等意下如何？

麻雀、蚊子、蒼蠅：（作喜狀，同白）如此就依大哥行事！

老鼠：如此你我一同前往。（鑼鼓起，众走圓場，进行各种动物套式表演，進門，各自蹲下）

（解放軍战士、工人、农民、干部各拿除四害工具上）

战士：（唱）剛才开过动員会，

工人：（唱）鏟除四害不辭勞，

農民：（唱）人人都把衛生講，

干部：（唱）身体健康工作好。

战士：（唱）大媽家中人手少，

工人：（唱）去到她家帮助打扫，

農民：（唱）高高兴兴來得快，

干部：（唱）叫声大媽把門开。

大媽在家嗎？大媽快开门。

大媽：（在內答应）來了！（拿着扫帚上）

（唱）正在后面勤打扫，

人手不够真煩惱，

忽听門外有人叫，（夹白）是那一位呀？

（作开门狀，唱）原來是同志們來到。

（大媽与众打招呼，众進門）

众：大媽，听说您家人手少，我們特來帮您打扫清潔，消滅四害的。

大媽：（大喜）这就难为大家了，真对不起……。

众：不必客气，消滅四害人人有責，你老是軍屬，这是我們应尽的义务。

战士：同志們！說干就干，我們动起手來。

（众人作打扫狀，起舞，老鼠、麻雀、蒼蠅、蚊子慌做一团）

老鼠：兄弟們，人們追得來了，你我速速逃命去吧！

战士：（发觉众害）同志們！可惡的四害在此，你我快快动手，

休讓它們逃走！

众：坏家伙那里跑！

（战士、工人、农民、干部、大媽与四害开打，起舞，須臾，四害被打死。鑼鼓打四錘头，众人亮架子，四害下）

（众边舞边唱）

消滅四害，人人当先，

老鼠麻雀一扫光，

环境卫生，徹底打扫，

蒼蠅蚊子跑不了，

咳，一子呀合啲！

整頓市容，当模范，

咳，一子呀合咳！

建設祖國立功劳！

（舞止亮架 全剧終）

說明：①該剧供业余文工团、小学校宣傳演出用。

②如不会采茶剧，可用別种曲調演唱。

③动作必須舞蹈化。

(相 声)

打 財 神

李虎臣、朱亮成、李良建集体創作

甲：哎！老王，好久沒有見面，你好呀！

乙：好是好呵，就是最近太忙了。

甲：啊呀呀！老王啊！你通过整風运动進步得真快呀！

乙：哎！不快不行呀！整个社会都在前進，我不前進后退啊？

甲：是呀！我們机关里也很忙，特别是昨天听了报告，就更忙起來了。

乙：怎么？你們才开始整風啊？

甲：什么？你还不知道啊？

乙：不知道什么？

甲：目前这样一个轟轟烈烈的高潮，你都不知道啊？

乙：我說老李呀，你通过整風运动怎么一点提高都沒有啊？

甲：怎么样啊？

乙：你看問題，怎么老不从發展上去看呢！

甲：怎么？

乙：你为什么老把我看成和过去一样，是个不关心國家大事的人呢？我通过整風啊！在这方面有了根本的改变，非常的关心國家大事，一早起來就在門口守着报纸看，边吃飯都要边看报，难道連这样一个轟轟烈烈的高潮还会不知道么？

甲：好吧！好吧！你就說說是什么高潮吧！

乙：整風运动掀起了一个全民性的思想改造高潮。

甲：对！还有呢？

乙：大批干部上山、下鄉，掀起了一个生產大高潮！

甲：一点不錯！还有呢？

乙：还有啊？还有什么？

甲：你不是說非常关心國家的大事嗎？哎！你每天到底是怎样看報紙的呢？

乙：我看報紙啊！有主有次，由点到面。

甲：那你到底看到了些什么消息，說給我听听吧。

乙：什么消息呀，江西剧院的三本“七俠五义”，南昌剧場的“苏州二公差”，省話剧团的“革命風浪”，省采茶剧团的“柳毅傳書”，电影有：“海上閼兵”、“白毛女”、“落水記”、“証据”、“馬歇尔，欢迎你”，另外还有江西制葯厂的廣告：咳嗽糖漿，还有……。

甲：够了！够了！你看報紙怎么首先就是看第四版呢？

乙：这是文化生活嘛，是人們不可缺少的精神粮食啊，当然應該首先关心罗！

甲：那么你看不看第一版呢？

乙：当然要看罗！我剛才不是說过了嗎？我是貫徹有主有次，由点到面的方針。

甲：好吧！邵省長的报告你看了沒有？

乙：你是說，邵省長关于除四害的报告么？

甲：是啊！

乙：看了！看了！不但看了，我昨天还親自听了邵省長的报告呢！

甲：啊！你也听了报告？

乙：是啊！

甲：啊！昨天你是坐在老趙旁边，戴着一頂帽子是嗎？

乙：是啊！你怎么知道？

甲：我怎么知道！別人都在看你呢！

乙：那是因为我戴的那頂帽子太漂亮了！

甲：不是！是看你打瞌睡！

乙：哎！老李呀！你的主觀主義怎么還沒反掉啊？

甲：怎么？

乙：听报告各人有各人的習慣嗎！由于昨天的报告講得很生动，因此你們的習慣是抬头看首長，低头記筆記，而我的習慣呢！

甲：你是什么習慣呢？

乙：只要是好报告，我不用記筆記，我只要双目緊閉，一心一意……。

甲：打瞌睡！

乙：我分明是在用心听报告，只是習慣不同而已。

甲：好吧！照这样說，昨天的报告你全都記在腦子里罗！

乙：那当然罗！

甲：好！那我就要問問你。

乙：不吹牛！你一問，我保險对答如流。

甲：那好！我先只問一个簡單的。邵省長說要把南昌市变成一个怎样的城市？

乙：嘻……！这个问题还要來問！那除非是沒有去听报告，平时又不关心时事的人才答不上呢！算了！算了！問过旁的吧！

甲：这个你知道？

乙：知道！知道！

甲：那就問过一个。你知道消滅四害，是那四害？

乙：哎！这都不知道？算了！你老提小問題，根本不值得一提嗎！問过一个大一点的問題吧！

甲：什么！不值得一提呀！不！我就要你回答这个！

乙：哎！我是要你問深一点，不要老提芝麻，不提西瓜。

甲：不管怎样，你答上了这个再说！

乙：老李呀！你简直瞧不起我，我连这个都答不上吗？好！你听着：第一要消灭苍蝇，第二要消灭老鼠，它们都有缺点，对不对？

甲：对……。

乙：第三要消灭花生仁子，第四……。

甲：哎！不是！是消灭长脚蚊子。

乙：对！对！对！是消灭蚊子，我就是这一点没有听清楚。

甲：好吧！那么第四要消灭什么呢？

乙：算了！算了！我说了就是第三点没有记清楚，其它的不用问哩！

甲：那不行，我提的你还没答完啦！

乙：嗨！你算了把！老问呀问！你是老师还是怎么的？

甲：我不是老师，同志之间互相测验是可以的吧！

乙：你真要问？

甲：真要问！

乙：你问好了！

甲：你刚才只说了三害，这第四要消灭什么呢？

乙：第四要消灭麻……。

甲：什么？要消灭麻呀？

乙：哎！不是！要消消麻……。

甲：你麻下去呀！

乙：……。

甲：快说，第四要消灭什么？

乙：麻将！

甲：啊！怎么要消灭麻将？

乙：麻将也是一害呢！

甲：怎么是一害呢？

乙：你看！本來星期日放假休息是为了解除一星期工作的疲勞，可我呢！星期六晚上打麻將，不是打到第二天五點鐘，就要打到東方紅，這麻將妨礙了身體健康！當然算一害！應該堅決消滅！

甲：哎！不是消滅麻將，是消滅麻雀，真糟糕！

乙：呵！是消滅麻雀。我也講得差不多呀！只差一個字！

甲：怎麼差得一個字呢？

乙：哎！老李呀！這是我哥兒倆說話呀！我老實說，政府提這四害呀！未免有點誇大其事了！

甲：怎麼是誇大其事呢？

乙：你看！蒼蠅、蚊子、老鼠、麻雀，只那麼一點點大，怎麼能算四害呢？這還不是誇大其事么？

甲：哎！你又錯了！它們身體雖小，可是它們要害起人來呀，小則身染疾病，大則一命嗚呼！

乙：算了！你象是吓唬人似的，那麼一點點大的東西，還會死得了人呀？人還打不過它們嗎？不信拿一個蒼蠅或者蚊子來，你看我兩個手指頭一使勁，它的五臟六腑，我都給它捏出來！

甲：要說打架那倒是打不過你，不過，你別看它們身子小，身上可帶着很多的細菌，會傳染很多危險的疾病，比如：傷寒、痢疾、霍亂、瘧疾，都是它們干的好事兒。

乙：能害人就是說它會傳染病啦，那好辦！我們想辦法防止它不就得了嗎？

甲：你怎麼防止？

乙：比如蚊子羅！我們只要買頂好蚊帳，我們睡在里面舒舒服服，它不是就叮不着嗎？

甲：你有蚊帳蚊子吃不了你，別人那麼多人都沒有蚊帳，怎麼辦呢？

乙：別人沒有蚊帳就……我管別人干嗎？

甲：只顧自己，別人你就不管哪！

乙：我管！我总不能給他錢去買蚊帳呀！

甲：不能給錢？那你就得想办法呀！

乙：我！我有什么办法可想啊！

甲：那就積極參加除四害運動呀！

乙：說來說去你是要動員我參加除四害呀！

甲：多一個人多一分力量。

乙：好！就算是要消滅蚊子，你再說說蒼蠅羅……。

甲：你又不主張消滅是不？

乙：不！消是要消滅，可你看蒼蠅那么成千上萬的，我总不能一天到晚不工作去打蒼蠅啊？

甲：誰叫你不要工作去打蒼蠅啊？你可以利用休息時間去打嗎！

乙：休息時間？我一天工作了八小時，休息時間都不讓我去看看老婆孩子啊？

甲：一天只有八小時的工作，八小時的睡眠，其它時間，難道要把老婆孩子頂在頭上啊？你只要一年四季，經常的看到蒼蠅就打，这不就行了。

乙：啊！一年四季看到蒼蠅就打！

甲：對呀！

乙：那好吧！現在這個冬天，你帶我去打蒼蠅吧！有嗎？你簡直是胡說八道呵！你問問，誰看見冬天有蒼蠅！

甲：看不見，可不等於沒有啊，它不飛出來，你可以摸它的老家呀！

乙：算了吧！蒼蠅又不是人，還有老家？你說蒼蠅的老家在那里？

甲：當然有老家，蒼蠅它跟你一樣，冬天怕冷，你到那溫暖避

風、陰暗潮濕的地方去找，保險能找到，所以說我們要想一切辦法消滅越冬蒼蠅！

乙：這一天能找到幾個，依我看消滅是消滅，到了熱天蒼蠅、蚊子還是到處飛。

甲：瞧你！消滅四害就要有信心嘛，你看，騎在人民頭上幾千年的封建勢力，是我們手裡打垮的，在世界上稱強道霸的帝國主義我們把他趕走了，國民黨幾百萬軍隊，我們把他消滅了。難道這小小的……

乙：好了！好了！就算能消滅吧！

甲：什麼“就算”哪！我們一定能消滅它，不獲全勝，決不罷休。

乙：你再也不罷休，天氣一熱，它還是照樣飛。

甲：它飛我們就打嘛！

乙：啊！打！

甲：當然要打。

乙：當然要打？那天上飛的麻雀你去打去。

甲：我們當然也能打到。

乙：能打到？就算能打到，你打麻雀干嗎？

甲：因為它會吃田裡的庄稼呀！

乙：會吃庄稼？那我問你，你家有幾畝地？

甲：我家都是干機關工作的，那裡來的地呀！

乙：沒地你打麻雀干嗎？你好好坐你的辦公桌子不就行了，何必要你去打麻雀，真是多管閑事。

甲：我問你，你吃的糧食那裡來的？

乙：我花錢買來的。

甲：農民沒有糧食你到那裡去買？

乙：農民沒有糧食，我會想辦法。

甲：你有什么辦法？

乙：沒有大米吃，我可以天天到館子里去吃扎醬面，那更好。

甲：沒有糧食，那里來的面哪？我看沒有農民的糧食你非得餓死不可。

乙：餓死我也有辦法。

甲：你死都死了，還有辦法吶！

乙：哎！你別罵人好不？

甲：是你自己講的嘛！

乙：好好好！算了算了！四害我們談了三害，都有不同的看法。最后我們來談談主題——財神。

甲：啊！你說的是老鼠。

乙：算了！算了！我們不談了。（要走）

甲：（拉住乙）哎！沒說完你就要走哇？

乙：不談了。

甲：哎！怎么不談了呢？

乙：我們老談不到一起去嘛！

甲：怎么談不到一起去呀？

乙：財神就財神，什么老鼠老鼠。算了！不談了。（又要走）

甲：（拉住乙）別走！你說老鼠是財神，你總得要說個理由哇！

乙：我們家都喊財神，你怎么能喊老鼠呢！

甲：啊！你們家都管老鼠叫財神的呀！

乙：是呀！我媽媽從小就是這樣對我們說的——老鼠是財神，一家如果沒有這玩意兒，你家不是要遭火燒，就是要倒運，不會發財。

甲：啊！

乙：所以我媽每到除夕的晚上，總是要放點米、餅干，還有花布片兒，放在床底下。

甲：這為什麼！

乙：因為每年三十晚上是老鼠結婚的日子，我媽送點兒禮。